作家专栏

# 潮水娘娘

□ 维舟

说来惭愧,身为崇明人的我,却是因上海朋友的推荐才知道了崇明山歌《潮水娘娘》。两年前,歌唱家龚琳娜在上海夏季音乐节专场上演唱了这首歌,一句衬词"榔头开仔花勒归"百转千回,许多人听完后都说"泪水止不住地流"。

这首歌的原唱是崇明民间艺人张小末,为了学这首歌,龚琳娜专程来到崇明,登门拜访张小末的哥哥张顺法(也是崇明山歌非遗传承人),向他请教正宗的唱法。她后来说,"一首《潮水娘娘》听了几百遍",才勉强学下来。

不过,崇明人听过就知道,龚琳娜的翻唱虽然歌喉动人,但崇明方言咬音不准,张小末原唱的版本原汁原味得多,在B站上的播放量却不及龚琳娜版本的十分之一。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因为歌词中有"问你郎啊郎啊为啥勿归来",但实际上崇明话里"郎"也可以是父母对女儿的爱称,诸如"芳郎芳狗"。歌中所唱的,并非是女子对情郎的爱恨,而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父母思念,两个哥哥也忙里忙外,但她受到嫂子的冷落,因而发誓除非榔头开花,否则再也不回娘家了。婉转的曲调中隐藏着深深的幽怨,但那不是你情我爱,而是微妙的人情世故。

我转给崇明籍语言学家张惠英后,她肯定了对歌词含义的判断,还注意到张小末唱词的咬音相当正宗(如"啼"唱的是"啼唉"的合音,相当于"叠"的音)。海门籍语言学家王洪钟也研究崇明方言多年,已听过这首歌不止一次,他说:"我每听一回张小末的这首歌,就忍不住泪湿眼眶,母语区外的人很难理会如此深重悲切的情绪,一种被亲情抛弃的苦痛。这首山歌应该是崇明山歌里最动人心魄、歌词旋律最艺术的一首,没有之一。"

虽然我小时候也听过崇明山歌,但那时感觉只是乡下的民谣,往往是耕田莳稻、纺纱织布时的小调,诸如:"背朝青天面朝水,手里插秧口唱歌。""小小锭子两头尖,纺纱纺仔几十年。"这些原本都是崇明人生活日常的一部分,甚至很少有人将之看作是"艺术"。《潮水娘娘》爆红后,有人说它"藏着上海文化的魂",是不是到这么高且不论,作为崇明人,这样充满乡土气的歌谣听来肯定格外亲切。

张家兄妹祖祖辈辈都很擅长山歌,张小末妈妈的山歌就是跟着外公学的,"外公姓张,是唱歌的名人,才有了张家山歌的名号。"张小末一生郁郁不得志,被安排在一个学校里当勤杂工,采录时刚失去亲人,可能也因此,她的唱腔里蕴含着深深的情感;哥哥张顺法也没上过学,不识字,1970年起在上海做了四十年泥水匠、瓦工,2010年才回岛。他们虽然是崇明山歌的传承人,但在乡土艺术重见天日之前,只能默默地等待。

2013年,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师生在陈家镇采访张小末,录了17首崇明民歌(包括多种体裁),并进行记谱和歌词整理,发现它衬词、土语、重复字及语言特殊用法很多,连很多崇明人都听不明白,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民歌演唱的上海市群艺馆音乐指导、上海人宋频平说第一次感觉像是在听"天书"。两年后,正在挖掘、改编上海本土民歌的年轻音乐人彭程听到张小末唱的崇明山歌后深受触动,他把张顺法兄妹请到定西路的录音棚,录下他们的原声演唱,并将原名《五更鸡鸣鹁鸪啼》改为《潮水娘娘》,这首歌自此走红。

与此同时,一直在试图挖掘原生态本地音乐的上海世界音乐周策划人杨光磊,也于2014年来崇明"探宝",结果发现崇明文广局早已普查过,一下子亮出300多首崇明山歌。这些精选过的山歌,在2016年初登上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以一台"沙上风——崇明根源音乐会"亮相,女歌手高山演绎的《潮水娘娘》震惊四座,让很多人发现山歌竟然如此"洋气"!

2016年,张家兄妹在安徽卫视的"中国农民歌会"演唱《酿酒歌》,受全场称赞后成功晋级。那些年里,来岛上挖掘请教崇明山歌的专家教授络绎不绝,在张家兄妹看来,山歌既不神秘,也不晦涩,它在张家已口口相传了七代人。虽然会唱崇明山歌的人不少,但他们兄妹唱得最好:2017年第二届崇明山歌展演在陈家镇举办,张家兄妹夺得金奖。

2018年年底,张小末因平滑肌肉瘤不幸病逝,张顺法成为张家唯一的非遗传承人。这些年来,他上过电视,登过上海大剧院的舞台,社区联谊活动、村里的婚礼酒席请他,他也一样乐呵呵地唱。不仅是他,对祖祖辈辈来说,山歌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两年来找张顺法拜师的人无数,但他正式收的徒弟只有三人,都在五六十岁,他对徒弟只有一个要求:"传承原汁原味,方言要咬得准。"近年来,他让徒弟把歌词整理下来,60多首山歌整整齐齐地被誊成一本"手抄本","天书"终于有了确定的文字。

2021年5月24日,崇明山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这歌声里,有崇明人的根,有上海本土文化的灵魂。

《农家小院》(油画) 金圣超

# 胜利的后退

□ 北风

关于后退,我所最先见到的,是有人赞美农人插秧时的情景,而且称之为"美丽的后退"。是呀,世世代代的农人,插秧时的世世代代的传统就是一边插,一边往后退。然而,就是这样的后退,成就了成行成行的碧绿稻田,成就了汹涌的稻浪,成就了晶莹剔透的稻米。

农人的劳作中,"后退"而成为"美丽"的,我说还有我们崇明人说的"削球(“球”,音同崇明话中“汰衣裳”的“汰”)”“开横(“横”,音同崇明话说“横扯”的“横”)”。要播种子或者移栽某些苗了,一般都得先开出一条条垄来。这样的劳作,人们都是用了锄头或者铁搭,一边后退,一边开行,而农田以及农人的收获,正是在这一步步的后退之间开始的。

后退之于赛场,最为有趣的恐怕就是拔河比赛。两队人马,各列一侧,哨声响起,每一个人的劲儿都往后退里使。坚持住了只后退而不前进,后退了一步再后退一步而步步后退,这就是拔河比赛的胜利情景。这样的后退,完全是"胜利的后退"。赛事要是在篮球场、足球场之类,后退往往就是一种防守的姿态,步步后退对付的是对手的步步紧逼。然而,一个机缘,那一只篮球或者足球被截住了,后退的一方连一个转身都不需要,立马变成进攻的一方,后退的姿态立马成为了进攻的姿态。这样的后退,其实为进攻的一种方式,是"智慧的后退"。

后退常常被人鄙视。其实,它是一种另外的美丽和智慧,是另外一种取得成功的方式和途径。

心香一束

# 那些年,庭院里栽种过的鸡冠花

□ 柴焘熊

在早年崇明的乡间,鸡冠花也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花卉。它和凤仙花一样,常常被人们栽种在庭院里或屋檐下的阳沟里。这种原产于非洲、美洲热带和印度的花卉,在我国已经有很悠久的栽培历史。在崇明多本早年的《县志》上,就有关于它的记载。鸡冠花虽然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但生命力极强,对于栽培的土壤要求也不高,只要不积水就可。往往第一年栽种后,成熟后掉下的种子第二年又会在原地生长起来。岛人常常把它和凤仙花栽种在一起。凤仙花在炎夏开花,而鸡冠花则在夏末秋初盛开,两者花期延续,能使百姓的庭院鲜花长盛不败。夏秋由于它的花多为红色,呈鸡冠状,因此人们叫它为鸡冠花,崇明方言则读作鸡关花。

由于鸡冠花开得灿烂热烈,又能入药,所以很受人们的追捧。历代的许多文人墨客,为它写过不少歌颂的诗歌。如唐代罗邺诗云:"一枝浓艳对秋光,露滴风摇倚砌旁。晓景乍看何处似,谢家新染紫罗裳";宋代赵企诗云:"秋光及物眼犹迷,着叶婆娑拟碧鸡。精彩十分伴欲动,五更只欠一声啼。"元人姚文奂:"何处一声天下白,霜华晚拂绛云冠。五陵斗罢归来后,独立秋亭血未干。"明代解缙:"鸡冠本是胭脂染,今日为何成淡妆?只为五更贪报晓,至今戴却满头霜。"清人张邵:"斗风有胄红缨乱,啼月无声翠羽垂。"等等。

记忆深处,家中的曾祖母在她居住的庭院墙根边,种满了鸡冠花,我常常也在放学后去那里观看。鸡冠花的叶子又窄又长,有的是淡青色,有的是粉红色,层层叠叠,非常茂盛,体现出一种奔放的热情和旺盛的生命力。鸡冠花开时,形状大都像鸡冠,也有的像手掌,或像扇子。它们一簇簇地聚在一起,向上展示着自己的活力。每朵花都长着细小的白色绒毛,衬托着火红的花朵,十分赏心悦目。院落里有了它,充满了勃勃生机。时令到了白露前后,鸡冠花的种子会逐渐发黑成熟。成熟后结的果,其籽粒比芥菜籽还小,外壳呈暗红色,光滑又透亮。曾祖母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收获下来,包裹在牛皮纸内,放在麦坛里防潮保存。我们好奇地问她派什么用场,她总是含含糊糊地说,小孩子家,瞎打听什么。后来母亲告诉我们,她老人家常常会腹泻,不知从哪里听来的秘方,用鸡冠花的花瓣或籽粒熬汤能治。一试下来疗效不错,所以才年年栽培收获鸡冠花。邻居知道后,也常常在腹泻时找曾祖母索要鸡冠花的籽粒。啊,原来它还有这等妙用。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乡间栽种鸡冠花的人家越来越少了。下乡去工作时,很少见到有人家种植。偶然见到,也只是一二株而已,开得也并不热烈,了无生趣。这时候记起它,并写下这段文字,是想提醒大家,岛上的朋友,别忘掉它,当年我们崇明乡间这个花卉朋友!

《花博拾趣图》(油画) 黄凯

特色崇明

# 夏游寿安寺

□ 范胜球

从大雄宝殿一侧的抄手游廊,入金鳌山。山,实一土丘耳,邑人于清康熙年间填土筑就,为航海之标识,知县范国泰于清乾隆年间重修,江南园林之构想入手,佐以桥、亭、台、楼、榭诸般物件,于螺蛳壳中修道场,取风月无边之清境,浩荡蛮荒的沙洲之地,至此与风雅沾边,写诗修辞,将一怀的情意、屯边的寂寥演绎成酒入愁肠的无边风月。

得月桥下无圆月。池塘里,清漪微漾,风过莲叶,月在天边。道光年间的进士于夜宴阑珊的清夜,至园中小憩,树影摇曳,明月恍然,而月亮的圆盘正好投影于碧池之上,遂取长衫中毛笔疾书"得月桥"三字于桥头花岗岩上,兴尽掷笔,得意忘形,遂醉卧于桥头。如此这般,因缘际会,小小的石桥就沾染了墨光灵气,经千百人的摩挲抚叹,终成光阴长廊里的古物。今夜月色,能恣意赏玩的定是三宝之中的有缘之人,一袭青衣临风,月从未来世而来。

过得月桥,阳光正酣,百年的枫杨、桂树、古柏树枝柯横蔽,照应莲池,知县范国泰这样写:小池秋水碧,灼灼漾新荷。池间悄悄滋长的正是铜钱一般的新荷,小小的花骨朵眼看要萌芽。范国泰又说,此间的新荷、晚凉,就是他世界的全部了。如果施主不信,可以问寺中的曼陀好了。

得月桥对面,正是金鳌山。跨上石砌的台阶,到"山"上去!山上有古塔、凉亭,石砌的台阶蜿蜒其间,树木与竹子傲然向上。山坡后有花,开得略显萎败。粉红、青白,是蔷薇?蔓长春花?不识。亭为宁德亭,有石凳四、桌一。相传为离任的总兵张大治而建。"宁德亭下梅,雪里最好看"。游金鳌山,踏雪寻梅,是古风,是雅事。金鳌山与寿安寺资产重组后,风雅的惟觉和尚定会去求证、去规划、去建设,让烟林古刹,成世外桃源。

沿石径上古塔,塔身三面铸"安、静、定"三字,原为镇海之塔兼做航标之用,沧海桑田,功用不再。然,安、静、定,却又是禅家的功课,大智大悲的佛,在凡人苦修的路上,总不经意间加以点化,让浑浊的肉身在蝉蜕后找到大光明。

山上,清风徐来,鸟声嘀咕,人间的光阴倏忽过了。而日光下的寿安寺清气蕴藉,佛相庄严,檐头的风铃轻轻地、轻轻地响起,传到旷远里,传到被释子们轻轻放下的红尘里。

编印单位:中共崇明区委宣传部 发送对象:各乡镇、委局、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发行:邮政崇明分公司 报社地址:城桥镇定澜路1500号 上海求知印刷厂承印 印数:25000份